

## 卡爾·拉內（Karl Rahner）與 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的身體神學

武金正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 提要

「我有身體或我就是我的身體？」這些平常問題會引導我們進入對於身體的不同觀點。對拉內來說，在人類學的神學之中，身體與精神是分不開的，相連一起，如他所說的人是「在世界中的精神」。如此，身體是知識論的起點，也是末世論的主軸。而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來說，身體的道理是人的存在，從人受造到人得救的圓滿，這人朝聖的辛苦路程，從無瑕的天主肖象，經由犯罪的墮落，到抵達天主救恩的目的地，人的身體都是與靈魂同甘共苦的存在。

如此，無論對神學家或教會的訓導，身體都顯然是那麼重要並受肯定，當然如果進入細節部份，兩者就會顯出更精采的看法。

關鍵字：身體、拉內人類學、在世界的精神、若望保祿二世、救恩史、身體的復活

## 引言

在重視人權的時代，曾有位外國青年因在牆上亂畫而遭到新加坡政府體罰的事件令人難以忘懷，在教育孩子時，需要對體罰持有警覺的態度。當身體受到碰撞，人的自然反應與肢體語言會表達：「不要碰我！」身體並不是人的一部份，而是人的自己。當我們想要深入瞭解人這個議題，便需要單刀直入的追問：「人是誰？」究竟我們「有」身體，或我們就「是」身體？這些問題會牽涉到哲學和神學中關於身體的意義。

今年宗教系的主題是「宗教中的身體觀」希望能夠深入瞭解一個表面上看似平凡毫無疑問卻常被人們所忽略的問題；另一方面，關於這個問題，每一個宗教傳統各有看法，卻很少有機會能夠彼此交流與討論。

在引言中，我們希望從人類的某些共同觀點出發，再進一步深入至基督宗教對身體的瞭解和教導。因此，本文選擇拉內關於身體的人類學，以及前任教宗—真福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來進行反省與討論。這不是一項容易的嘗試，卻可能引起熱烈的討論，畢竟對拉內來說，他並非在此議題上有特別的發揮，僅在不同的專題裡，直接或間接地碰觸到這個議題，如《在世界中的精神》、《聖言的傾聽者》，在其他著作中亦提及有關日常生活中身體會體驗到的行動，對死亡的神學反省等等。本文希望先簡明的指出拉內關於身體的觀點，再加以系統化地指出其特點與連貫性。至於真福若望保祿二世的思想，我們將接觸 1979 至 1984 年教宗剛上任期間，每週三所講述的一般證道（general audience），這些證道後來出版為《身體的神學》。在瞭解拉內和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觀後，嘗試重構一個天主教的身體神學。<sup>1</sup>

---

<sup>1</sup> Some relevant literatures: John Y. Fenton (ed.), *Theology and Bod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4); Articles on “Body and Corporeality”; “Body and Soul”; “Body Control Techniques”, Hans Dieter Betz, Don S. Browing, a.o. (eds.), *Religion Past & Present. Encyclopedia of Theology and Religion* Vol. II,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pp. 144-153;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1945); Karl Rahner & A. Görress, *Der Leib und das Heil*, (Mainz: Mathias Grünewald, 1967); Karl Rahner, *On the Theology of Death*, (New York: Herder&Herder, 1961); John Paul II, *The Theology of the Body*.

## 一、拉內的身體神學

拉內的確對沒有針對身體提出特別的論述，他的文章常是針對牧靈性的需求所提出的反省，本身並無特定系統，然而，他的神學卻被稱為「人類學的神學」(anthropological theology)。我們可以問的是；在他的人學思想中，究竟身體有何重要性？身體的存在是任何日常生活的實在，並引發反省，具體來說是什麼？身體的「在」和精神的表達意向又該如何瞭解？由於人是身體和精神的合一，人才能超越自己所處的時空，而能對「死亡」有所理解。對基督徒來說，死亡是現世生活的總結，也向未來開啓，基督信仰的末世訊息肯定人肉身的復活。拉內又如何理解人的不滅與復活呢？<sup>2</sup>

### 1) 拉內人類學的基礎和身體關係

人是什麼？人生存的意義該如何表達？康德以三個問題來幫助人思考：人能知道什麼？人該做什麼？和人可希望什麼？拉內則用一個簡單圖像來說明：人像一個孩子，在海邊滿頭大汗地專心堆疊沙粒，努力建構想像中的城堡，卻被打上岸來的海浪沖毀，然而他不放棄，一次又一次的玩耍。使他願意忍受海邊的烈日，堆疊的勞累，作品的失敗的不是沙堡的工程，而是他在海邊悠遊身體的體驗與感受，心靈沐浴在大自然的美好之中，以及岸上陪伴他看顧他的親人，這是拉內所認為的人生的幸福。上述的人生，如果以哲學的語言來說，就是「在世界內的精神」。人之為身、心、靈的整體，與外

---

*Human Love in the Divine Plan*, (Boston: Pauline, 1997) ; Christopher West, “Gospel of the Body”, *The Theology of the Body Explained A: Commentary on John Paul II's*, (Boston: Pauline, 2003) ; Mary Healy, *Men & Women are from Eden: A Study guide to John Paul II's Theology of the Body*, (Ohio: Anthony Messenger Press, 2005) ; Gisbert Grehake & Gerhard Lohfink, *Naherwartung – Auferstehung – Unsterblichkeit*, (Freiburg u.a. : Herder, 1975) (QD 71) .

<sup>2</sup> Karl Rahner & A. Görress, *Der Leib und das Heil*, (Mainz: Mathias Grünewald, 1967) ; Karl Rahner, *On the Theology of Death*,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61) ; Gerald A. McCool (ed.), *A Rahner Reader*, (London: Darton a.o., 1975) ; esp. “Man as a Material Being”, pp.48-52; “Man as an Historical Spirit”, pp. 52-55; “Spirit and Historicity: Being and Appearance”, pp.55-59; “The Human Historicity of a Possible Revelation”, pp.59-66.

在客觀世界層層連結，首先他是「在此存有」，人在時空中的存在是他人生的開始。

人是在身體的成長中，逐漸體驗到如何學習，如何建立知識的層次。當然，拉內接受了馬雷夏（J.Maréchal）的知識論和形上學的新士林哲學之發展，並強調「發問的學習方式」是一種簡單而有效的方法。在提問時，有的問題是問具體的「什麼」（what），答案直接明瞭；有的問題是持續建構性的如何（how）；有的問題是超越性的、動態性的形上學（why）。總之，人在提問時，他一方面會分別主體與客體；另一方面主體與客體又在一起而分不開。如此，拉內就站在人的意向（intention）的傳統立場。以胡塞爾（E. Husserl）的現象學來說，每一個思考都是有「意向」的，知識的基本意向皆有分不開的兩個因素：認識的行動（noesis）和被認識的行動（noema）。簡言之，我行動（I）和我成為行動的對象（me）。每一個自我對象，本來都是在反省之前的自我行動，在意識化的過程中自我行動成為自我對象。其實，這是人的身體為基本的體驗而精神化的過程，並成為思想的知識。

當然要有某一個經驗才能成為思想的抽象化，或以拉內說明多瑪斯（Thomas Aquinas）的詮釋方法，如此，經驗才能對象化和思考：理智返回影像（*conversio ad phantasmata*）。換言之，當人的精神透過世界影像的媒介—人的身體，人及其行動才能成為自己反省的對象。<sup>3</sup>

由此，拉內非常重視人的經驗，及經驗在不同「官能」（organ）的接受與表達的知識，因為它們啟動人的精神，引導出尋覓存有更深奧的層面與更寬闊的向度。這是身體一方面具體化知識，另一方面能幫助精神發揮的方向；但同時身體也因其明顯地在時間、空間的存有而限定了人的「自由」。這也是超驗哲學的看法，即「先天綜合」的命題。總之，人存在，就是於有限和無限之中，能夠且應該發揮（活出）的事實和義務：人是朝聖者。

## 2) 拉內的身體神學

---

<sup>3</sup> 武金正，《人與神會晤—拉內的神學人觀》（台北：光啟社，2000），頁 43; P. Overhage & K.Rahner, *Das Problem der Hominisation*, (Freiburg: Herder, 1961), pp.52-74。

「在世界內的精神」是具體的人，意識到且經由身體不同的「官能」而反省，進入深度生活的意義。

如果有人問：「你是誰？」，除了列出公開的基本資料外，別人也能透過你每日生活的活動（工作、走動、觀看、作息、吃飯、笑、哭…等）來認識你。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人觀二元論的問題，尤其經歷西方近代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後，雖然康德沒有徹底解決問題，但他提出「超驗」哲學，是胡塞爾現象學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發展的指路明燈，意向性使得人（身體主體）能夠在生活世界建構「心、身」（mental and physical）的知識，此即意向性的經驗。<sup>4</sup>如此，人的身體活動存在於「我感受」、「我要」和「我能」（I feel, I want, I can）的整合經驗。這「生活的身體」不但對我（主體），也給他人，一些消極或積極的訊息和反應。<sup>5</sup>無論如何，當人意識到他是身體，就是其觀點的中心，為一獨特而不能分身的「在此存有」，人就在如此的條件中生活出每日的生活。

拉內在《今日的信仰》（*Belief Today*）或德文版《日常性的東西》（*altägliche Dinge*）默觀和人生分不開的身體活動，比如工作、走、坐、看、笑、吃、睡覺等行為，並提出神學的深層意義。每一個身體的官能是整個人注意的焦點和協調，使人在該活動成為一體的表達，如彈琴的動作是以手為主，但人是經由學習與不斷地練習，才能達到演奏家的水準。

現在，我們就跟著拉內去發現一些日常生活的活動。首先拉內贊同 Rainer M. Rilke，一位奧地利詩人的建言：「如果你感到日常生活乏味，不要抱怨，勿責怪自己不夠堅強，而應找出其豐富性。」<sup>6</sup>

---

<sup>4</sup> Richard Zaner, "The alternating Reed: Embodiment as Problematic Unity", John Y. Fenton (ed.), *Theology and Bod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4), p.58.

<sup>5</sup> vgl. J.P. Sartre discovered other persons as a hell through their gaze: "Realizing that I have been looked at' by the Other, I realize myself as a thing as, somehow, physical stuff, caught or entrapped by the Other's gaze" C. Zaner, *ibid.*, p. 61.

<sup>6</sup> See Karl Rahner, *Altägliche Dinge*, (Einsiedeln: Benzinger, 1980), p.7 vgl. 武金正，〈人與神會晤－拉內的神學人觀〉（台北：光啟社，2000），頁 99。

a) 工作

工作是人生活的象徵，最辛苦且佔據人生最長的時間，幾乎是整個生活的三分之一。工作不只勞力、勞心，每個專業工作都需要經過多年學習，才有熟練的動作和有效的作為。拉內甚至肯定，連種馬鈴薯也有其哲學。的確，耕種需要有些條件，騎馬也需要身體整全、健康，能判斷合適的地點與時間等。這一切都是一般的假定與前提，也是自然而然的、不假思索的想法。從神學來反省的話，這一切則屬於「受造生活的常恩」(habitual grace)，人的存在和一切行為，如健康、知識、選擇、負責任、愛德所表達出來的，都是恩寵。如此，我們就了解：整個生活的經歷是人配合恩寵的成果。

由於「工作」是使人勞累、貧乏的動作，所以應在週末或休息時，有時間分辨其目的和深層的意義。工作的「神聖化」是為了認出，人在工作中是與天主合作建造歷史，使人的歷史成為救恩的歷史，這種觀點肯定人存在的意義，人是在世界內的精神，也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奧秘者」。<sup>7</sup>

b) 其他日常行動

身體的存在是人能表達自我的必要條件 (conditio sine qua non)，人能夠發出不同的訊息，如胡塞爾的現象學強調，身體不只是「身體」(Körper) 而已，而是「我活著的身體機關」(Leibkörper)。這身體的每一種活動，都有其特殊順序的活力流出 (kinesthetic flow-patterns)，這也是內含人的意向的實踐。如此，「行走和坐下」是人身體自然的動作，但當人進行反省而將自己與植物做比較，就認出人的不同。因為人不被環境困住，能像動物一

---

<sup>7</sup> K. Rahner, *Belief Today*,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67), p. 18: "Work always has reciprocal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outside the workshop; they tend to be unstable, for the outside world can never brought under complete control. And so work is likely to remain work, and to continue to be as Holy Writ described it – a sign of the fallen state of mankind, a sign of the disharmony between what is within us and what outside, between freedom and necessity, flesh and spirit,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this disharmony can be overcome only by God's grace".

樣走動、換位子。而人與動物之間的差異，則在於有更多的「思考」人能知道並選擇他要行走的方向和目標，當人活動，他才能意識到他的存在。

「走動」平常與道路 (way) 及目的 (Ziel) 相連一起，所以「走動」和精神活動的選擇分不開。人生的過程以及其宗教性，可以是俗化的生活，但有學者如伊利亞德 (M. Eliade) 認為俗世性是宗教性的忘記。「走動」向某一種目標而行動，可以是成功或失敗的。不論如何，對宗教人來說，生活整體是一個得救的「朝聖」，如人意識到他能行走而不是殘疾，這已是「自然」的恩典，但仍需在旅途中奮鬥，希望有一天達到目標，得以「坐下來」。坐下與行走是互補的，如同工作和睡覺是相對的身體互動關係，人工作累了就必須休息和睡覺，要不然身體會不堪負荷。人需要坐下、休息，為了能走更遠的路。

「觀看」是人身體的官能，與世界外在接觸的管道。相似地，在人的內在在世界，它表達人的「看法」、「世界觀」等。如沙特 (J. P. Sartre) 消極的指出，他人的眼光也會是「我的地獄」。然而，對海德格 (M. Heidegger) 來說，看往四面八方是表達人的關心，是生活積極的態度。對拉內來說，人需求救恩是尋找最終的結果，因而人常需要超越的看法，要分辨認出有限和無限的狀態以及其關係。

「笑」和「哭」是身體所表達的兩種極端的感受，也是身體所發出的訊息和反省，有著非常豐富的人生意涵。聖經中的真福八端提到哭、笑的原因和現世以及將來的因果關係，使人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在神學反省中，這兩個態度最為重要並且是最直接的生活反應：絕望和希望，即面對死亡和身體的復活。

### c) 身體的死亡和復活

人生有開始與結束，這是生命的自然現象。然而，人的死亡是什麼？是結束靈魂受肉體的綑綁，如同輕視肉身的二元看法？或是肉體和靈魂如同形式因和質料因的分開？拉內從信仰的角度思考，認為上述說法都不能在相信耶穌基督方面有任何幫助。他認為，如果人身體的結束為人最重要之時刻，那麼死亡不只是身體與靈魂分開的事件，而是與人整個生活有密切關聯，是

人生走向圓滿的高峰。因此，人的成長和身體的每個階段都與死亡有關係。若以海德格的說法；人是邁向死亡的存有；或以拉內的學生 K. P. Fischer 的詮釋，將「在世界內的精神」改成「在死亡中的精神」(Geist in Welt als Geist in Tod)。拉內確實曾說過：「人實踐其死亡，宛如在其生活行動中的完成，所以在行為中的死亡，也是在每一個自由行動中，就是對他整個人格的貫通。」<sup>8</sup>如此，像「在世界內」精神在死亡中那麼地「自然」，而人生的意義也在他面對死亡時流露出來。於是「在時間中」成為在永恆裡的人生行程。猶如拉內說過：「永恆生命不是我們歷史的彼岸 (Jenseitigkeit)，而是我們自由時的內在和極端，以及自我解放的歷史，該歷史是我們目前的生活，最終在死亡中完全顯出，而不再失去，此狀態即進入我們此存的最後奧秘，是我們所謂的天主，如此，在死亡中失去自己，就在天國找到自己」。<sup>9</sup>

#### d) 肉體的復活

天主教得救的道理是相信人生在死亡結束後還有復活，並且包括肉身的復活。我們要如何瞭解呢？首先需要說明大概的情況，有人從思想史來解釋：該道理建立在兩個傳統：希臘文化中的靈魂不死，即永恆不滅，和猶太信仰中的肉身復活。基督新教的神學家，如巴特 (K. Barth)，亞勒陶斯 (P. Althaus)，庫爾曼 (O. Cullmann) 認為人本身因犯罪而無能為力，只能依靠天主的恩寵；同理地，人的死亡完全被毀滅了，而天主白白地使人復活，所以靈魂不

---

<sup>8</sup> K. Rahner, *Theologie des Todes*, p.4; vgl. Herbert Vorgrimler (ed.), *Wagnis Theologie. Erfahrung mit der Theologie Karl Rahners*, (Freiburg u.a.: Herder, 1979), p.321.

<sup>9</sup> K. Rahner, "Theologie des Todes", *ibid.*, p.41; Klaus Fischer, "Der Mensch als Geheimnis". Herbert Vorgrimler (ed.), *Wagnis Theologie*, *ibid.*, p.324; Henry L. Novello continues developing the standpoints of K. Rahner, and considers death in much more clearer and positive perspectives: "The reality of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Christ, then, means that the human person is introduced into a new set of complex relations involving God, humankind and the cosmos as a whole, and becomes truly 'alive' to the ontological reality of their newly acquired higher nature" p.10, Henry L. Novello, *Death as Transformation: A Contemporary Theology of Death*, (Farnham, England: Ashgate, 2011) .



死是靠肉身的復活。<sup>10</sup>該論述其實含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什麼才是能依靠救恩呢？如果有人不認識基督信仰，他可能得救嗎？這當然是人能問，但只有天主才可回答的問題。

拉內嘗試將「生、死、復活」理解為一個連合的過程。首先，拉內認為：「生活的完成」只能在人自由的歷史中才有其意義。因為外在世界的一切只在人歷史自由的關係方具目的性的價值，也才有自己的發展、變化。在此我們可以發現拉內受到德日進的進化基督論之影響：世界在自我消失中進化，內在化和精神化為人化和基督化完成的路徑。因此，人身體的死亡進到世界，內在化世界，使世界也繼續演化，走向基督的目標。<sup>11</sup>

換言之，人在世界中誕生、成長、成熟、老化並死亡，是學習內在化生命，並為了在死亡中，希望透過生命與身體的外在化與超脫，世界才會成為「他的世界」。在信仰的希望裡，死亡不是失去世界 (*weltlose Seele*)，而是走向成熟的結果。如此，「身體」不僅身為時、空中的主體，也成了與其他主體不同關聯的交集，甚至是和不同時代的連接。<sup>12</sup>

因此，在死亡中，人的身體主體變得具有身體性，跟隨著時空限定而結束，如此一來，人的身體能屬於兩種狀態存在，一方面，其主體性成為歷史的「你者」(*opus historiae*)，讓任何人可與「他」溝通、來往，如此即能

---

<sup>10</sup> Geshake Lofink, *Naherwartung- Auferstehung-Unsterblichkeit*, (Freiburg u.a.: Herder, 1975), p. 100.

<sup>11</sup> See Geshake Lofink *ibid.*, “Indem der Mensch seinen Erkenntnishorizont erweitert, zur Freundschaft erwacht, zur Liebeshingabe, zur Weltbeherrschung, erobert er sich die Welt mit ihrem verschiedenen Bezügen. So wächst der Mensch in die Welt hinein. Man kann aber auch umgekehrt sagen: Dabei wächst die Welt in den Menschen hinein – die Welt verinnerlicht sich im Menschen”, p.115.

<sup>12</sup> Geshake, G. Lofink. *ibid.*, p.116: “Leib und damit Geschichte und Welt werden im Tod nicht einfach abgestreift, sondern kommen hier gerade in ihrem eigentlichen ontologischen Sinn im Subjekt zur Vollendung: der Mensch ist gerade als leibhaftiges, geschichts- und weltgebundenes Wesen so geworden, wie er im Tod ist”, see F. LeRon Shults, *Christology and Science*, (Hampshire, England: Ashgate, 2008), pp. 47-52.

進入人類的歷史，進而接受並分享他人的經驗，得與他們繼續建設世界之未來。另一方面，在信仰內，他的「身體」在死後的人生的終結，融入另一個「身體」，也就是「基督的身體」（*Leib Christi*）；這一種「身體」享有「諸聖相通功」（*communio sanctorum*），進入天上的團體。<sup>13</sup>當然拉內亦不能逃脫上面對基督新教所提的問題，但他在另一方面所發揮的「匿名的基督徒」來解釋之。

總之，在死亡中人不但沒有被毀滅，反而能「更自由」地在歷史中、在天國裡活動，其為身體復活的一種瞭解。<sup>14</sup>

## 二、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

若望保祿二世在任期前五年，每周三皆進行一般證道（*General Audience*），此內容被集結出版為《身體神學：在神聖計劃中的人性之愛》。

---

<sup>13</sup> See Geshake, Lofink, *ibid.*, p 112: “ Man wollte damit zum Ausdruck bringen, die Zukunft, die Gott schenkt, steht in Kontinuität zu diesem jetzt in Leiblichkeit, Welt und Geschichte lebenden Menschen”. “ Dennis Edwards interprets the eschatological view of K. Rahner: ” In Rahner’s theological vision, God’s action in the fi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iverse will occur, as elsewhere in God’s dealings with creation, as the *self*-transcendence of creaturely history. Our history will endure, but it will be radically transformed. The history that we construct, with all our acts of creativity and love, is not lost, but passes into the definitive consummation of God”, Denis Edwards, *Ecology at The Heart of Faith. The Change of Heart that leads to New Way of Living on Earth*,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7) , p.91; see also Karl Rahner, “ The Theological Problems Entailed in the Idea of ‘The New Earth’ ”,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10 (London: Darton, Longman&Todd, 1973) , p. 270.

<sup>14</sup> See K. Rahner, *Auferstehung des Fleisches*, (Keveler 1965, p.19) , “ Der konkrete Mensch, er, nicht eine Idee, nicht ein Postulat, nicht ein Teil von ihm, er, konkrete Partner Gottes zu seinem Heil oder Unheil, hat eine absolute Bedeutung”; see also Geshake, Lofink, *ibid.*, p 118; see also Karl Rahner, “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2, ( Baltimore: Helicon, 1963 ) , p. 213.

<sup>15</sup> 這內容成為教宗和教會教導的方向，有其優先性和牧靈的重要方向。甚至有位撰寫教宗生平的作家衛格 (G. Weigel) 敢言：這是一種「時代的爆炸」 (The Time Bomb)。然而，該思想至今仍不廣為流傳，原因為何？海利 (M. Healy) 提出兩項重要理由：其一，教宗必須在不到一小時的期間內，把一小節濃縮成一個單位，向各種聽眾井然有序地講述；其二，很多大學和媒體對教會思想興趣缺缺，甚至反感，尤其是關於性 (sexuality) 的議題。一般來說，人會從媒體所傳授的思想中認為性革命的後果讓人解放。然而，事實上這卻是當代文化的危機，甚至是異化的想法，因它使人變成了工具，帶人落入「死亡的文化」。不過該危機卻能成為天主給教會的那充滿希望的春天，特別我們正處於新千年，因此教宗叮嚀：「我們現在應當從死亡文化超越到生命文化」。教宗所用 129 次有關身體的教理講授被說明為「身體的福音」，導因於身體在某一方面成為在基督內我們得救的記號。的確，人的身體是能與活生生的基督成為集體的身體，並且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亦即新亞當，所啟示的三位一體的天主奧秘之愛。教宗具體提到：「身體事實上獨特且有能力，可將不可見的靈修和神聖，成為可見之聖事。身體被創造是為了將在天主內的無限之前被隱藏的奧秘進到世界可見的事實，如此成為獨特的記號」。<sup>16</sup> 就因如此教宗才稱它為身體的神學<sup>17</sup>。

在身體神學的背後我們發現到具有豐厚個人經驗的卡羅爾·沃伊蒂瓦 (Karol Wojtyła)，一位淵博的哲學家。他在兩個博士論文和書籍中將形上學、倫理學及人類學所研究的多瑪斯 (Thomas Aquinas)、聖十字若望 (John of the Cross)、胡塞爾 (E. Husserl)、謝勒 (M. Scheler) 集結成《愛與責任》、

---

<sup>15</sup> John Paul II, *The Theology of the Body: Human Love in the Divine Plan*, (Pauline Books & Media, 1997); Christopher West, *Theology of the Body explained: A Commentary on John Paul II's "Gospel of the Body"*, (Boston: Pauline, 2003); see also Mary Healy, *Men & Women are from Eden*, (Ohio: Anthony Messenger Press, 2005).

<sup>16</sup> John Paul II, *The Theology of the Body* (= TOB), *ibid.*, p.76.

<sup>17</sup> Christopher West, *Theology of the Body explained* (=TBE), *ibid.*, p.7.

《主題行動》、《革新的來源》<sup>18</sup>基本上像奧古斯丁採用柏拉圖的哲學做其神學，教宗就採取現象學的方法來建構身體神學，用現象學描述人生體驗的認識，然後去發現深入內心的意義。<sup>19</sup>

這裡，我們嘗試以簡單的方式介紹教宗身體神學的重點：如何從創造觀和末世觀來看人的身體在世上的意義。

人的身體神學是關於身體在救恩歷史中的意義，而該歷史是天主和人關係的救恩史，是從創造至走向末世的過程。

### 1) 回顧原初的身體觀

有些法利塞人來到他跟前，試探他說：「許不許人為了任何緣故休自己的妻子？」他回答說：「你們沒有念過：那創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們一男一女；且說：『為此，人要離開父親和母親，依附自己的妻子，兩人成為一體』的話嗎？這樣，他們不是兩個，而是一體了。為此，凡天主所結合的，人不可拆散。」他們對他說：「那麼，為什麼梅瑟還吩咐人下休書休妻呢？」耶穌對他們說：「梅瑟為了你們的心硬，纔准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如今我對你們說：無論誰休妻，除非因為姘居，而另娶一個，他就是犯奸淫；凡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瑪十九 3-9）

教宗以瑪竇福音第十九章 3-9 節為開場白，討論離婚的問題，提醒他們回顧人受造的「原初」狀況（創一~三章）：天主按照祂的肖像與模樣造人，

---

<sup>18</sup> Karol Wojtyla, *Love & Responsibility*, (CA:Ignatius Press,1993); Karol Wojtyla, *The Acting Person*, (Dordrecht,Holland:Reidel,1979), Karol Wojtyla, *Sources of Renewal*,( San Francisco: Harper&Row,1979); Karol Wojtyla, *Sign of Contradicti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9) (the last book was the Lenten Retreat he preached to Pope Paul VI and the Roman Curia in 1979) .

<sup>19</sup> Christopher West, *TBE*, *ibid.*, the author makes a commentary about the methodology of John Paul:“Wojtyla uses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of phenomenology to retrieve the ordinary experiences of everyday life and study these phenomena as we experience them and, in this way, approach the reality of things-as-they-are. In turn Wojtyla gives the mark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to the objective science of ethics. He shows that the demands of the Gospel are not imposed from ‘outside’, but well up from ‘within’ man”, p. 55.

有男有女，亞當與厄娃為同伴，認出自己與他人是一體，而達成合一關係。如此，身體是整個人的在此存有，是互動的表達（身體語言），是人格的溝通，其是愛的溝通，如天主聖三自我通傳的愛一樣。於此，人的身體能啟示天主的存在，是有限的奧秘，指出無限的天主。人原初的單獨一人是不好的，天主成為人的同伴，照顧他（創二 18-20），後來有了厄娃，人身體有男有女，而能成為一體...。原初的身體觀特點是：他們赤身露體而不害羞（*naked and unshamed*）。<sup>20</sup> 因為他們是天主聖三的肖像，是真愛的成果，是人格的真共融（*communio personarum*）。<sup>21</sup> 在身體上人肯定原本聖事，並透過外在可見的人，來表達內在的心靈，使人成為彼此的禮物，這是人原來的幸福。

22

## 2) 人的墮落

教宗以四十次講道闡釋該歷史人的單位。從人生具體的現象能認出人犯罪的境況。人從原初的處境中墮落，主要是想以自我為神來代替天主（創三 11）而有的後果：現在身體和精神被分裂了（羅七 18-19）：身體無論在哪方面的需求（吃、穿、休息，娛樂性...）都容易走偏，以聖經簡短的說法來表達：他們的眼睛打開了，認出自己赤身露體而感到羞愧（創三 7）。<sup>23</sup> 人在墮落之後，與身體有關的是：精神與身體不協調了，良心成為他們的判官（創三 13），人際關係也開始複雜，把責任推給他人（創三 12）。男女雖然還是在一起，還彼此需要，但失去人該有的尊嚴。所以，每個文化就制定法

---

<sup>20</sup> “K. Wojtila analysed phenomena of nakedness, shame, shamelessness” etc, *Love & Responsibility*, pp.181-83. See C. West, *TBE*, p.40ff.

<sup>21</sup> C. West, *TBE*, p.77; see *Gaudium et Spes*, p.12.

<sup>22</sup> C. West, *TBE*, p.128: “Original happiness refers to the original beatifying experience of man and woman’s communication with God and with each other...It speaks of man’s emergence from love and his participation in love.”

<sup>23</sup> The Pope describes the original sin as a denying heart against the gift of God, the participation of Love: “Lust, then, is sexual desire devoid of God’s love. Shame rises in the heart because man realizes that his body has ceased drawing from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C. West, *TBE*, p.236.

律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在日常生活方面，人的身體也面臨與其它受造物的不和諧，「為了你的緣故，地成了可咒罵的。」（創三 17）但最嚴重的是，人生命中的死亡（創三 19）。雖然人犯罪而改變了天主愛的計畫，並不能毀滅天主愛的心願，所以天主就打開新的救贖工程：救恩的歷史。<sup>24</sup>

### 3) 救贖時代的身體

新約宣報救贖的時代已經開始，且帶領人類歷史走向「新天新地」，即天主的國。這是人心的悔改（瑪五 27-28），使人面對選擇時，依靠天主的能力走向自由的生活。<sup>25</sup>的確，為了面對我們時代的種種誘惑和困難，教宗鼓勵人聆聽內心的聲音，分辨天主所造之原初的美好，男女的身體本來是彼此的禮物，但當其成為人要佔領的「東西」，就把人異化了。問題不在「情慾」（eros），而是把性變成一種色慾的方式（lust）。「凡隨從肉性的人，決不能得天主的歡心。」（羅八 8）因此人心的悔改不是其他，而是身體的修煉，讓身體恢復其原初的價值。當人在聖神內生活，人的身體成為和諧的，依循自我約束而能成為「純粹的禮品」（pure gift）。因此，救贖是一個解放的過程，從黑暗走向光明。然而，這一場硬仗是多麼艱難，因為是人的自由的對抗（羅七 25），是兩個不同的力量作戰。保祿非常清楚地肯定：只能靠耶穌基督的工程而被拯救，而我們的罪過成為「幸運的罪過」。<sup>26</sup>

總之，人的身體觀在現在世界的具體性，須透過整個過程才能顯出其真正的價值和意義。從原初的回顧，使人意識到身體的神聖性並是互相的禮物，毫無任何異化；犯罪與墮落是多種異化的開始：對自己的不滿、對世物的貪念、與他人的衝突，對世界的不和諧和對天主的害怕等。

在救贖的時代，人因相信並與天主的許諾合作，救恩得以在默西亞身上實踐和完成，我們逐漸從黑暗走向光明，人意識到因依靠並跟隨基督而被

---

<sup>24</sup> “ This theology of the body is at the basis of the most suitable education of man in the meaning of his own humanity. It calls him to an authentic Christian spirituality, which is always a spirituality of the human body. ” C. West, *TBE* , p.239.

<sup>25</sup> M. Healy, *Men&Women*, *ibid.*, p. 44 ; see John Paul II, *TOB*, pp.168-74.

<sup>26</sup> C. West, *TBE*, p199f; John Paul II, *TOB*, pp. 174-180.

聖化 (divination)，得到靈性更新的力量而走向復活的身體，是從死亡中走向榮耀的身體。

#### 4) 榮耀的身體

人的身體仍然是天主的「肖像」，有男有女，卻無婚配，而是「如同天使」一般的存在 (路廿 27-40)，教宗理解為「靈修領導」的看法。復活的身體是靈性化的身體，但不是柏拉圖的身與靈分開想法，而是類似多瑪斯所詮釋的看法 (St. Thomas, 神學大全 1a,9.89)，即靈魂和身體的合一是人的存在。末世性的人是與耶穌基督一樣的戰勝死亡。而在復活榮耀中人的身體在神化上完全合一。這合一是為了身體的好處，身體不是靈魂的障礙，兩者乃完美的結合。身體不但回復在創造時那麼純潔，而成為再造的人體：在新天新地中人的身體成為對主體連合主體的完善溝通的地方。身體因為聖化而能發覺真理的新面貌：能面對面與天主聖三會晤。<sup>27</sup>

### 三、拉內和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

1) 拉內雖然沒有特別討論人的身體，但是當我們重構其思想，能指出身體在其人類學神學中的意義。當他瞭解「人」為「在世界內的精神」時，那麼人的世界性，如海德格的「在此存在」，主要是以人具體 (身體) 為中心，而建立出人的認識和關係。雖然不像海氏為存在主義者，詳細指出身體的功能，如手中、手前；目前一日後等，但是他更廣泛將身體的經驗視為知識論的「影像」(phantasma)，指出其為人瞭解的基本過程。

當人重視日常生活的意義，已設定有動作的身體功能為更深的層面。例如：手不只是工作的工具，而是引發反省工作的「意義」，如手工的技藝與內含其中的個殊意義。同理，「眼」不只是沙特 (J.P. Sartre) 所描述人的「看

---

<sup>27</sup> “If in the eschaton we a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created relations of the Trinity, this participation must be adapted in some way to the communication of created persons. For this reason we profess belief in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Not only will we be ‘one’ with the divine Persons. We will also be ‘one’ with every human person who responds to the wedding invitation of the Lamb.” C. West, *TBE*, p. 271.

性」，有更深的連合，如「閉目」休息，睡覺的形上象徵如生活，死亡和復活...總之，人的身體在人類學的神學中，是以人具體為出發點，可發揮不同的方向，如人生觀、歷史觀、社會觀...等概念。難怪拉內的基督論可以從下而上，甚至可建構出「進化性的基督論」。更有趣的是：拉內接受海德格對人死亡的反省，而特別論述「死亡神學」。死亡因人身體為結束，已進入人生的意識化，早已成為生活思考、焦慮的關心了；但正因為如此，死亡要來的那一個剎那，就成為人生意義的關鍵點。拉內的學生鮑洛斯（L. Boros），更費心發揮這題目，成為他一生研究的主題。<sup>28</sup>

接著，拉內著重的問題是天主教的要理：肉身的復活。復活是耶穌基督所帶給個人和人類的希望，如聖保祿所肯定的：如果沒有復活，人生的努力就沒有意義了。復活是肯定人雖然死了，他的存在還是像活著似的。這是肯定其一生的貢獻還留下來給後代，或人「相信」自己在末世能「活起來」？究竟如何，這仍是個信仰的奧秘。奧秘是因為人生中死亡基本上屬於而參透整個生活，是其最高峰的時刻，是對永生希望的門檻。<sup>29</sup>

2) 若望保祿二世的思考是依靠聖經而指出教會的訓導，他的身體神學建立在人得救恩的歷史，人類原初的狀況，犯罪的後果和得救的希望。教宗的思路是以聖經為基礎，詮釋與身體有關之生命意義，即對於倫理，尤其婚姻和性的教導。

人原初受造時，是天主的肖像，有男有女，彼此深深的認識，為繼續天主給他們繁衍後代的使命，其關係是如此聖善，即使赤身露體也不害羞，彼

---

<sup>28</sup> Andreas R. Batlogg, *Die Mysterien des Lebens Jesu bei Karl Rahner: Zugang zum Christusglauben*, (Innsbruck-Wien: Tyrolia, 2003), pp. 351-54.

<sup>29</sup> Karl Rahner, *Zur Theologie des Todes. Mit einem Exkurs über das Martyrium*, (OD20), (Freiburg u.a.: Herder, 1958), "Der Mensch wirkt seinen Tod als seine Vollendung durch die Tat des Lebens, und so ist der Tod in dieser Tat, d.h. also in jeder freien Tat anwesend in der der Mensch in Freiheit über das Ganze seiner Person verfügt", p.41. Vgl. Andreas R. Batlogg, *Die Mysterien des Lebens Jesu bei Karl Rahner: Zugang zum Christusglauben*, (Innsbruck:Tyrolia, 2003), pp.348-358.



此給予對方最純潔的禮物。在犯罪後，人渴望以自己為神，失去原初的秩序和合一，因此人和自己分裂(羅三 9-24)，與其他受造物疏離(創三 16-17)，而最嚴重的後果是死亡。然而，天主的愛並未中止，反而打開另一扇門，開始救恩的歷史：人的身體在歷史重新再被創造，在第二位亞當身上，人能經過死亡而被復活。這不只是天主的肖像，而是「聖化」的過程，走向完滿的救恩，就連身體也像耶穌基督一樣的復活。

#### 四、身體神學的綜合

人是在此存有，是在世界中的精神，而身體是人具體的記號。當身體面對暴力或親愛的境況該記號最為清楚。身體是人具體的合一存在，每一個人都有平常 (normal) 的先天條件 (transcendental condition)，是人健康的狀態。當人面對人是身體或有身體的時候，有如主體 (I) 面對自我 (Me) 的問題一樣。每次主體關心他身體的一部分，事實上就是關心人的整體，因為主體是所有的官能和其衍生的知識範圍。拉內稱這能力為由下而上的方向，即人學形上學 (在世界內的精神)。人能體驗並認識某個存在為存在，是人先天被給予在理智主動裡，人自由運用的身體和諧而進入超驗的領域。如「聽能」不只是耳朵而已，而是全意向中以聽能為主，而聆聽的聲音，包含精神的層面，即可從自然到超自然的範圍。<sup>30</sup>當然，人的特質在於可「自由」選擇。

基督信仰本著聖經而發展出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創世紀講解身體神學。聖經以故事描述來說明：人的整體是天主的肖像，是天主愛的禮物，也是彼此的純潔禮物。在人最寶貴中的禮物，是自由，也是人該負責的每一個行動，<sup>31</sup>人犯了罪，而其後果是身體明顯與精神分裂：「人心」(Heart) 成為

---

<sup>30</sup> See K. Rahner, "The Theology of the Spiritual Life",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 13, K.H. and Boniface Kruger (ed.), (London: DLT, 1967), pp. 88-89; 卡爾·拉內，《聖言的傾聽者》(北京：生活...1994)，頁 105-122。

<sup>31</sup> John Paul II, *TOB*, p.62: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 namely, sex—is the original sign of a creative donation and an awareness on the part of man, male-female, of a

人對「愛」和「色慾」(lust)的戰鬥場所。然而天主並不放棄其愛的肖像，而許諾更美妙再造的工程，既救恩的歷史。此外，人也受到聖神的召叫和提醒，使人能在情慾和倫理結合而結出果實傳衍後代。<sup>32</sup>

教宗指出，人的得救完全靠耶穌基督，而跟著祂的教導，人生活得以重生、復活。若望保祿二世說道：「復活的意識是人肉體方面的實在生活屈服於死亡，與天主和好」。<sup>33</sup>這是一個靈修化的方向。而成全人（位格）為身體和精神合一和協調。

當然人的復活是與人不朽、不滅有關。身體如何與未來生活有關係呢？當人的身體受光榮，仍然是人的身體，有男有女，但不是為了生育而存在，而是像天使一般，人的身體被靈性化，人與人的合一好似人與天主的合一似的。身體的神聖化是分享天主聖三的大愛，但不抹滅個人的位格(2 per 1:4)

34

## 結語

人是受造物走向完滿的過程，也是宇宙的高度進化，因此研究身體神學該當面對自然科學和神學的對話，使得準備「降生成人」的道理一個比較更整合的基礎。其次，在耶穌生活人看見我們生命的理想：神如何重視人的身體並且在歷史過程中能與神合作。因此天主之國的來臨是一個相當長久的途徑：從舊約到新約的形態。在耶穌基督身上人不但找到身體和靈魂結合的答案，並更上一層認出人類所夢想及目的：人與神的結合而被聖化，並認出將生成人的奧秘表明神的無限仁愛進入人有限的生活，並且教人超越死亡的困

---

gift lived in an original way. Such is the meaning with which sex enters the theology of the body.”

<sup>32</sup> John Paul, *TOB*, p.126: “The heart has become a battlefield between love and lust. The more lust dominates the heart, the less the heart experiences the nuptial meanings of the body. It becomes less sensitive to the gift of the person, which expresses that meaning in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man and woman.”

<sup>33</sup> John Paul, *TOB*, p126.

<sup>34</sup> M. Healy, *Man&Women*, *ibid.*, p.59, see also John Paul II, *TOB*, p.248.

境：祂因此給人指出人歷史走向的真正而圓滿之目的 (Eschatological Fulfillment)。

耶穌所宣講的天國含有個人以及人類的幅度，所以人的復活也是經過死亡而達到永生，尤其肯定人肉身的復活 (Bodily Resurrection)，好比種子經過腐爛而成為新樹木似的。這是打開個人和團體歷史的門戶，而且指出復活後的希望：在主內的諸聖的同工也是被昇華的教會。正如教會是在世界，同時也是基督的身體，活著的人也希望如基督耶穌相似的過程：經過死亡而復活，包括身體的永生。如此身體不是與人分開，好像「人有身體」，而我、你「是」個別的面貌，且在死亡中人的身體變成像「天使」一般。身體本來在婚姻聖事是另一個對方的特有「禮物」，現在成為如聖人般，大家的「禮物」。這也算是經過「另一種更高的跳躍」而不是超越的分離。

總之，從身體到肉身的復活是一個新而品質上的轉變，是每個人融入在耶穌基督復活的生命。這樣人在並經「身體」神學，成為與「天-人-物」聯合的「一體」。

## 參考文獻

- Andreas R. Batlogg, *Die Myslerien des Lebens Jesu bei Karl Rahner: Zugang zum Christusglauben*, Innsbruck-Wien: Tyrolia, 2003.
- , *Die Myslerien des Lebens Jesu bei Karl Rahner: Zugang zum Christusglauben*, Innsbruck:Tyrolia, 2003
- Christopher West, *The Theology of the Body Explained A: Commentary on John Paul II's*, Boston: Pauline, 2003.
- , *Theology of the Body explained: A Commentary on John Paul II's "Gospel of the Body"*, Boston: Pauline, 2003.
- Denis Edwards, *Ecology at The Heart of Faith. The Change of Heart that leads to New Way of Living on Earth*,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7.
- Gerald A. McCool (ed.) , *A Rahner Reade*, London: Darton a.o.,1975.
- Geshake Lofink, *Naherwartung- Auferstehung-Unsterblichkeit*, Freiburg u.a.:

Herder,1975.

Gisbert Grehake & Gerhard Lohfink, *Naherwartung – Auferstehung –  
nsterblichkeit*, Freiburg u.a. :Herder, ( QD 71 ) ,1975.

Hans Dieter Betz, Don S. Browing, a.o. ( eds. ) , *Religion Past & Present.  
Encyclopedia of Theology and Religion* Vol. II,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Herbert Vorgrimler( ed. ), *Wagnis Theologie. Erfahrung mit der Theologie Karl  
Rahners*, Freiburg u.a.: Herder, 1979.

John Paul II, *The Theology of the Body*, Boston: Pauline,1997.

John Y. Fenton ( ed. ), *Theology and Bod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4.

K. Rahner, *Belief Today*,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67.

-----,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 13, K.H. and Boniface Kruger( ed. ), London:  
DLT, 1967.

-----, *On the Theology of Death*, New York: Herder&Herder, 1961.

-----,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2, Baltimore: Helicon, 1963.

-----, *Zur Theologie des Todes. Mit einem Exkurs über das Martyrium* ,  
( OD20 ) . Freiburg u.a.: Herder,1958.

Karl Rahner & A. Görress, *Der Leib und das Heil*, Mainz: Mathias Grünewald,  
1967.

Karol Wojtyla, *Love & Resposibility*, CA:Ignatius Press,1993.

-----, *Sign of Contradicti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9.

-----, *Sources of Renewal*, San Francisco: Harper&Row, 1979.

-----, *The Acting Person*, Dordrecht,Holland:Reidel, 1979.

Mary Healy, *Men& Women are from Eden: A Study guide to John Paul II's  
Theology of the Body*, Ohio: Anthony Messenger press, 2005.

-----, *Men&Women are from Eden*, Ohio: Anthony Messenger Press, 2005.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1945.

P. Overhage & K.Rahner, *Das Problem der Hominisation*, Freiburg: Herder, 1961.

Richard Zaner, John Y. Fenton (ed.), *Theology and Bod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4.

武金正, 《人與神會晤－拉內的神學人觀》, 台北: 光啟社, 2000。

初稿收件: 2012 年 12 月 07 日

初審通過: 2013 年 02 月 07 日

二稿收件: 2013 年 02 月 27 日

二審通過: 2013 年 03 月 08 日

#### 作者簡介

作者: 武金正 (Vu Kim Chinh, S.J.)

最高學歷: 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 (Innsbruck) 哲學博士, 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博士

職稱: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E-mail: 003665@mail.fju.edu.tw

## Theology of Body by Karl Rahner and John Paul II

Vu Kim Chinh, S.J.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Abstract

“Do I have a body or am I my body?” Such trivial questions can suggest answers from different viewpoints about the meaning of body. According to K. Rahner, an anthropological theology must base on body, because any question of knowledge starts with “conversion ad phantasmata” in order to build up any further abstraction. When Rahner supposes that a Christian of tomorrow should be a mystique or no Christian at all, and then it makes a consequence for the meaning of body: on the one hand the mystical experience would be understood as an everyday lif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hrough awareness of body and dipping into 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 Thus, everyday bodily action like walking, working, eating, sleeping also can lead us into graceful depth of mystery. They are meaningful not only for life on the earth and but also for the quest of resurrection of body.

John Paul II explores theology of body by the way explaining the doctrine of catholic faith on human being and its existence after the death. The pope takes the question raised in the Matthew gospel 9, 3-9 as the starting way into teaching the meaning of body. The teaching of body expands from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through the fall of Adam and Eve and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which is following the resurrection. Thus human body accompanies the whole pilgrimage of human history despite of temporary “interruption” caused by death and serves as a gate opening to the eternity.

Thus, human body either in Rahner’s anthropological theology or in the teaching of Catholic doctrine, both play different roles and yet in complementary

meaning.

Keywords: body, theology of body, K. Rahner, John Paul II, history of salvation,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輔仁  
宗教研究

輔仁  
宗教研究